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带我回家

阿毛著 .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8

(丽人行)

ISBN 7-5360-4415-1

I. 谁 ...

II. 阿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147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875 1 插页

字 数 27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15-1/I·3526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手中的道具	(1)
第 二 章	受蛊之水	(21)
第 三 章	逃 跑	(36)
第 四 章	同性拜访者	(54)
第 五 章	艳丽的花朵	(66)
第 六 章	生命中的一部分及其必要的补充	(81)
第 七 章	爱情诗歌：鲜花的语言	(91)
第 八 章	用生命等候	(102)
第 九 章	我约您长谈	(110)
第 十 章	在阳光与爱情面前	(124)
第十一章	谁会被玫瑰击中	(140)
第十二章	婚姻的红地毯	(152)
第十三章	光明中的女人	(162)
第十四章	手中的镜子并非预言	(171)
第十五章	脱离轨道	(181)
第十六章	用鸡尾酒表达爱情	(195)
第十七章	我因为爱你所以要离开你	(210)
第十八章	我的爱人心房洞开	(227)
第十九章	怎样结束或怎样开始	(240)

第 二 十 章	谁带我回家·····	(255)
第二十一章	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270)
第二十二章	审视沉默的黑色花朵·····	(282)
第二十三章	尘封的秘密日记·····	(293)
第二十四章	爱与不爱之间·····	(303)
第二十五章	临终者的愿望之一·····	(314)
第二十六章	临终者的愿望之二·····	(326)
第二十七章	内心的宗教·····	(335)
第二十八章	化装舞会·····	(343)
第二十九章	退 场·····	(354)
第 三 十 章	回忆或臆想的生活·····	(363)
后 记	·····	(370)

我要你爱我，直至不能；
我要你在我手里，直到死去。
——男主角

第一章 手中的道具

我一直在画着一个女人。一个忧伤的女人。

一个穿着黑色睡衣的神秘女人。

没有开始，也不会终止。只要我活着，她将与我一同慢慢走向完成。在这一点上，我是她的上帝。我赋予她生命、气息、忧伤与爱情，就像上帝赋予我的一样。

我在她的面前有绝对的权威。只要我愿意，她很快就会被付之一炬。但慢慢形成的东西必须慢慢毁去。

是的，我想享受毁灭的快乐。我创造的任由我处置。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张极端私人的画像送往展厅。我将是她最初最后的观众、拥有者。

我身边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我要用这把刀割伤她忧郁的脸、绝望的眸子。

我轻轻地划着她，像爱抚一样。手中的寒光像一条轻巧的鱼在她的周身滑动，我不曾割伤她，却伤了自己的手指。

血滴在她的唇上。

她笑了。我仿佛电击一般的颤栗。莫名的快感。

我爱自己的杰作，爱上了我自己。

就像皮格马利翁爱上自己雕刻的女人。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爱上了水中的影子，在幻想中渐渐憔悴与凋零，然后成为一个虚幻的影子。

抑或幽灵。

这是我没法预知，也无法挽回的结局。

天黑下来，我点燃红烛，慢慢地坐到镜子前。夜风挟着海水的气息掀动洁白的蕾斯窗帘。

烛火摇曳不定。

我慢慢梳理一头浓密的长发。它细而柔，像丝绸一样柔软而充满光泽。

上帝让我美丽，又让我孤独，让我成为沉默的人。除了盛名之外，我别无所有。

除了幻想与等待以外，我无以为生。

杨帆在用难以接受的爱，让我成为别墅里绝望的女人或失去翅膀的小鸟。

他就坐在我的身后，熄掉手中的烟，双手揽过我的头，好看的唇压在我鲜红的唇上。我吮吸他嘴上的烟味。他轻轻地咬着我的舌头。我滑倒在地上……

绝望与愤怒的情绪，总使我们陷入性爱的狂潮中。

他褪去我的首饰、衣裙，然后是内衣，最后是丝质长袜……

狂吻、抚弄，遍布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我的身体在燃烧、溶化。在到达天堂的路上，我变成了水，然后雨点般地落下来或蒸发。

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好，以致我这个冷血的小女人总是逃不过他这一关。我总是在一声声的“不要，不要”的呻吟中温顺地倒在他的怀里。冰最终拒绝不了融化，冰终究融化在炙热烈火的重烤下。愤怒只不过是把我们俩推向这种狂潮的动力。

由于极度的兴奋与挣扎，我们把一切忘在了彼岸。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一天：穿衣、画画、写作，还有做梦。但在这暴风的雨夜，烛光摇曳。我们躺在红色的地毯上，静静地缠绵。一阵巨雷过后，我在等待另一次巨响。我相信这种自然的轰炸、天籁，是据于某种理由、某种契合而在我们的头顶大作。我不想用科学去解释它。我相信天命。

也许天命如此。蜡烛掉在地上，烧着我美丽的衣裙。杨帆起身去扑打，我用自己的身体阻止了他。

燃烧的一切甚至灰烬总比破碎不堪要来得痛快、来得完美。残缺的美总让人遗憾。遗憾美好的东西怎么会给破坏得这么丑陋？而灰烬或看不见的一切却让人痛心，而痛心之中不免带着怀恋的美。

古代的宠姬宠妃总不想让心爱的人看见自己床上的病容，或不久于人世的容颜。而岁月与病魔消失了伊人的美丽，使倾国倾城的美貌日渐憔悴甚至凋零。

不愿让他看到我憔悴与凋零。这几乎是所有美女的心声。

而这却是多么凄美的心声。为了宠幸与荣耀，为了天子的那份永久的记忆，甚至不忍让心上人见最后一面。多么良苦的心声，又是多么悲哀的美！

而我们仍得这样做。

你错过了我美丽的花季，却在飒飒秋风中看我日渐凋零。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所以我希望我美丽的时候，你拥有我。而盛年之后的岁月我要无情地远离你。让你因为我的美丽而深深怀想与眷恋。

抱紧我，我们现在都美丽着。

以后的岁月，我们都会变老、凋零，甚至化为灰烬。这同样是天命。

衣衫成了灰烬，是我让它们如此。就像命运让我们如此在绝望中缠绵。

没法抗拒的一切。

但是你不会。你总是要与命运抗争，总是要抓住将要失去或残缺不全的东西不放。你宁愿伤心，也不愿舍弃那份残缺的遗憾。

你太过怀旧，太过眷恋。不仅仅对爱人，甚至对你的仇人。

我受到你的感染，我也变得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知道这终究不是好事。你说这也不是坏事。相互影响总比一个人孤独的力量要好。

而罗丹给卡米尔制造怎样的命运？罗丹像吸血鬼一样吸取了卡米尔的灵感，拥有了她的肉体，最后像忘掉一把枯叶一样将卡米尔遗忘，让她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雕塑、绝望，直到疯狂。而世上一直不知道这位疯狂的女人、天才的雕塑家。她一直在罗丹的阴影下艰难地成长。罗丹挡住了她成长的阳光。而她只有在罗丹的遗闻轶事里当作花边提出。

盛名的罗丹没有给她留下一点位置。除了她的那位作为诗人的弟弟与她死后的传记作者。

我一直深爱卡米尔。悲哀她的不幸与不为人知。喜爱她的激情甚至疯狂。

而疯狂的女人总是不被人理解，总让人觉得咎由自取。这也是世人对于激情、疯狂的一种偏见。尤其表现在对待女人身上。

伟大的女性尚且如此委屈与不幸，何况我这个知名不久的人。

我暂时放弃了抗争那不能抗争的命运。忘了痛苦，处在麻木的宁静里。

画画、写作、作杨帆的模特、爱杨帆。

避开了他的儿子、前妻，还有情人。

然而这些都是我心头的刀与眼里的烟云。

这么多人站我的身后，我怎么会是你独一无二的爱。他们充满了这幢别墅的每一个空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甚至在我们爱着的这一刻，这一个场所，我看到了你儿子的绝望、你前妻的伤心、情人的嫉妒。

我对于他们，就像他们对于我一样无处不在。我像一棵铁钉钉在这些人的心上。而我心上的铁钉更多。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枚坚硬的铁钉。他们因为共同的伤而相互慰藉与关爱，而我却是孤身一人。我被他们钉在你的十字架上，却没有谁来仰望我，甚至同情我。

除了嫉妒与仇恨，还是嫉妒与仇恨。

我不知道自己能在你的怀抱里呆多久，坚持多久，持续多久。这种爱情太累，注目所视的爱情太累。我是你的现任

妻子，是你儿子的后母，也是众矢之的。

但我做你的妻子做了太久，做你儿子的后母做了太久，做箭靶做了太久。我需要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的空间，需要只爱我一个的爱人。

我还需要我自己的孩子，来延续我的美丽与智慧。我经常梦见席梦思床头穿花裙的布娃娃半夜叫我妈妈，跟我撒娇。我甚至梦到一对孪生的姐妹娇娇的模样。在梦中，我为人的爱妻，为人的慈母，我是那么的幸福。可醒来，什么也没有。我床头的布娃娃永远是一种表情、一种姿态。她不知道人们创造她，只是为了摆弄她。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要一个孩子。

结婚那阵子，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要孩子了。

那时我沉浸在事业、爱情中。可谓太阳正当午、月亮正澄圆，在美术界有那么点眩目耀眼。艺术生活的节奏与情趣，让我远离了世俗生活中的母性、母亲。我的孩子就是我的作品。这些年我像一棵开花的树，鲜花只代表事业，却结不出母性的果实。

我和杨帆都没有想到要孩子。一则是我们都不愿让一个孩子来分享我们夫妻的爱（在我们新婚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一切隐伏的危机尚未暴露出来，也不为我们所知，我们俩沉浸在爱情之中，成双入对，亲密得容不下第三者——甚至我们的孩子）；二则是因为我对做母亲的淡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对孩子没有什么概念，更谈不上感情。孩子对我来说，无关重要。我们因为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没有准备要孩子。而有那么一次，我的孩子在不欢迎他的时候，小心翼翼在我的体内生长了一个多月。我发现自己怀孕后，痛

苦了几天。心中还是想要了这个孩子。既然他（她）要来，我还是准备要了他（她），可他（她）来得也真不是时候。那段时间家里发生了许多纠缠不清的事情：先是杨帆前妻的疯狂以及几度自杀未遂，辛雨对杨帆的暧昧，还有杨杨这孩子。我真不好说。

总之，一切都乱了套。无论是从主观和客观来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要腹中的这个孩子了。

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去做人流，毕竟是一个女人的第一次，毫无经验。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样，任由医生宰割。但这一切是我自己的心甘情愿。有人说：没有经过人流的女人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这种结论从何而来。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况且人流有可能带来不育的后果。虽然当时我不在乎这种后果，但仍然有些后怕。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强烈地想要孩子呢？而且我一直羡慕年轻的父母相互依偎，身旁有一对孪生的漂亮姐妹。但这种希望实在是渺小，也许根本不可能。谁能让我如愿生一对双胞胎姐妹呢。既然没有希望，我就不要孩子了。我的孩子就让我在这种心情下送回了天堂。最初他（她）只是因为汁液的相互吸引撞击而成，然后因为一种精神一种毅力成为渐长渐大的肉团，可后来那么小小的一点点肉团就在毫无表情的医生的铁钳下成为更小的一点或血迹。我就像一张纸那么苍白消瘦。然后留下比医院更白的恐惧。至今我还记得那冷冷的铁钳的声音以及我体内的那种牵心牵肺的痛。还有医生那冷漠的表情。

我那么年轻就做了一次杀手。我还没有做母亲就做了一次杀手。我想，以后无论如何，都不允许有孩子，即使有了

孩子也不允许自己这么残酷。事实上，人流本身就是一种自虐，一种非人道的行为。但我那时却是那么年轻，年轻得不想做妈妈；那么狂妄，狂妄得不想当母亲。而之后的一个月，我发现自己仍没有来月经，仍然呕吐，仍然反常。我再一次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上次手术未净。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我们杀死了我的孩子并让他（她）尸首不全，身首异处。而我自己也经历了两次撕心裂肺的痛。

这对我来说，本是咎由自取；而对我的孩子来说，却是一种未知的痛苦。

从那以后，我虽然仍没要孩子，但我明显地变得善良、温情，喜欢孩子。因为我知道了那个小生命是如何进入你的体内，如何小心翼翼地生长，如何顽强地守着他（她）的那片阵地。而年轻却又为难的母亲是如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思忖着“要还是不要”这么个难题。这个难题如哈姆雷特的“是生存还是死亡”一样严肃，一样让人举棋不定。

我很痛苦很狼狈地蒙混过关。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这幢别墅里飘飘荡荡。当然，不是我一人，我被爱恋、被嫉妒、被跟踪，也被暗恋。

“亲爱的，这是你的，你一个人的。他们只是你的陪衬。”杨帆在我耳边说。

“而你却被她们分割，没有完整的心。这一切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你身边，你担心什么呢？”

“不，你并不在这里，你早已变成了一个飘浮的人。在我身边的，只是一个躯壳，一个没有心的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身心分离的人。”

现在，我也变得如此。生命已变得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我从来没有想到灵与肉分离的躯体竟是这般绝望与哀伤。

在这幢别墅里，我们都在作最后的挣扎。杨帆、杨杨、辛雨，和先是以自杀方式威胁众人而最终死于自杀的爱云。

谁都想轻轻松松地离开它，谁都不能。

而我像是在悬崖绝壁前，一只脚腾空。杨帆拼命地拉住我，我也在拼命自救。但杨帆身后的人都在推他，都想通过他的力量把我推下悬崖，但他们与杨帆的力量几乎均等，我既不能前进也没法后退。对她们来说，她们需要的是杨帆，杨帆给予她们的地位与金钱。在他们的生活里，我是什么呢？是铁钉，绊脚石，带长尾巴的彗星……是她们所痛恨的一切。不仅仅因为我拥有杨帆的爱、漂亮的小别墅，而且还因为我的美丽与名誉。

对她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我不该如此张扬，如此美。

只有我离开，她们的痛苦才会消除。也许只有我死了，她们才会解恨呢！

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还年轻、漂亮、拥有爱情，而且正在富有与成名。我有千万种理由活着，活得好好的，活得风风光光的。

我不想伤害人，也从没去伤害人。如果有人因为我的活着而受到伤害，那是她们自己的事情。我没有权力放弃我的幸福甚至生命。除了上帝。

但上帝对于我还算偏爱，没有想让我死的意思。

如果我在这样的感触中死了，绝不是因为上帝召我回

去，也不是因为我自己，一定是因为仇恨的火焰与刀。

但她们没有勇气这样。甚至不敢在杨帆的面前对我不怀好意。因为她们都在奢望杨帆的爱。可现在我是杨帆的生命（当然是在杨帆的眼里）。

而我在迷惑中不能自拔。这些心情都反映在我的诗句里：

阳光之下的阴影
还有自己的影子
一样沉重与叹息
不期望有什么变化
可总有意外的事情叫人猝不及防
爱人的眼里也有忧伤
这没法改变的一切痛人心肠
幸福不可企及
在遥远的远方

是的，我会离开。但我离开绝不会是因为她们，而是因为我自己的心灵以及对杨帆的心疼。

我把这一夜称为最后的夜。我意已决。

没有人能留下我，不管是我的亲人，还是仇人。

“杨帆抱紧我。”我泪流满面地说。

“亲爱的，怎么了？又怎么了？别这样了。”

我在你怀里，能呆多久就多呆久。让黑夜来得再漫长些吧。

“能呆多久就呆多久。”

但这是最后的夜。最后的夜。

除了伤心还是伤心，除了回忆还是回忆。

从踏进别墅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我到底能在这里呆多久呢？

因为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不知道幸福到底能持续多久？

上帝原来要这么安排！我们的女主人翁善于怀旧，可能与她那段辉煌的甜蜜的爱情初始有关，同时也与事业有关。

我十六岁考上美术学院油画系。

我那么引人注目或受宠，不仅仅因为我绘画方面的修养与天才倾向，更多的是因为我的美貌与忧郁气质。

我本不想把它们作为我事业的资本，而它们在这方面却超过了艺术在我身上的感觉。

也许你太过艺术化。辛雨这样说。

我在离校不远的一幢商品房里拥有一间一室半的房子。这是我的姨妈为我准备的画室。姨妈没有把我安排到她们家里，并不是她不关心我，恰恰是因为她太爱我，才答应我独居一室的请求。我说，姨妈，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我想把它作为我生活与绘画的空间。姨妈深知我的脾气——任性固执。父亲把我交给她，也是因为她对我百般依顺与爱。但我从来不会利用亲人对自己的爱而放纵自己的性情。这也是他们容易答应我的原因之一。我只是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而我已如愿以偿。

于是，我远离喧哗与一切可能的眼光，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

除了上课，除了周六晚到姨妈家，我其它的课余时间都

在这个空间里度过。我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与绘画里。

在我居所的墙上，除了一面是镜子与玫瑰花外，其余的空间都挂满了画。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当然包括画），除了我带着文明的道具外，全是原始的气息。

上帝是穿着衣服的。我是她们的上帝。我让她们赤身裸体地成为伊甸园里的风景。

还有会飞的蛇——我手中的笔。这是改变时空的隧道。我乐于这样创作。

我让她们高高在上，充满我的房间。

只有当我看到身后的一面大镜子，我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尘世的一分子。骚动不安，异想天开。

而杨帆真好。我的老师杨帆。

没有人知道我在校外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除了姨妈家里的人）。同学们都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你的姨妈家看看你的创作间。我说，等我有好作品的那一天。

我每周六晚去一次姨妈家，其余时间我很少去。其实每周六的一次也是例行公事——告知自己千篇一律的近况。姨妈家是一个被打扰的空间，而我不愿被打扰。我在自己的空间里。

而课是必须上的。这是我混乱无序的生活里的原则之一。这是目前我与学校联系的惟一窗口。

杨帆就是我的这一间窗口的风景。

我做了将近两年时间的学生，在这近两年里我始终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冷冰冰的人。而在我少女时代全部的经验中，对待冷冰冰的人的办法，也莫过同样的冷处

理。

我特别留意杨帆的神情，是因为他太像我的父亲（当然他比我的父亲要年轻得多）。

我寡言少语是因为我多思，我多思是因为我善感，我善感是因为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是我在这个都市里不愿告人的秘密之一。同学和老师对我的神秘茫然不知，也不加追问。

而杨帆却例外，他若有所思。

“亚非，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素描课结束后，他温柔地对我说。这是两年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这句话的说出，似乎表明我们是朋友，但有需要解开的隔阂，一定得当面谈谈才成。我避免谈到家庭，是因为我的家庭不幸福。而杨帆正在闹离婚。美院里沸沸扬扬。

大家对我这个女学生的独来独往以及作品的频频得奖已习以为常。我只不过是让人有些眼红的女学生。现在议论的焦点已转移到杨帆身上。

而我竭力避免焦点能量的辐射。但我却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好的，杨老师。”

“你的模样，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开头，而且开头的方法却是这样的笨拙。我想他一定会谈谈我的或是他的什么作品，或是其他什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话。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有些失望。我想我让他想起的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情人或是熟人。我最怕别人说我像谁。倒不是我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而是不喜欢成为别人的影子。

“那个人总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我总在想，我是在哪儿见过你。”

“不可能，没有人会像我。”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说，干脆来了这么一句。

“亚非，你真傲气。我一定见到过你。”

“也许是您的脑子出了差错。”

“绝不会，我很自信。你看我还年轻。还没有老到那一步。再说，老人，会更清晰地记着自己爱恋的事物。”杨帆的眼睛里有种柔情的东西在闪动。

“爱恋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在你的画里，你的画里……不，不对，你的画即使不画你自己，也会有你的影子。因为创作是极端个人的东西。我是说，你的画，还有你的人，有着某个人的影子。”

“杨老师，您真让我有些莫名其妙。”

“别这样看。我与你一样，反感别人说我像谁或是谁什么的。但你真让我有这种感觉。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法去除心中这一想法。并不仅仅因为我对你在内心中有种特别的好感，更因为你触动了我心中的什么东西。好像有种声音在唤我，一直在唤我。但我想不起是谁。”

“杨老师，您真是越说越玄。”

“叫我杨帆吧！我想你一定喜欢这么称呼我。”

当然，这是我两年来心底的声音。尽管我一直回避他，他的眼光，但我没法逃避自己的心。

而杨帆尤其亲近我的心。但是我说：

“您也像一个人。但这个人并不是如您说我像谁那么玄。想知道吗？”